

不下雪的老家

□ 黎强

老家在半山腰上，门前一条清冽的小溪河像在唱着山歌民谣似的，叮叮咚咚地流淌着。小溪河里可捉鱼摸虾，还可以撇开大大小小的石头抓螃蟹，在河沟的石壁土坎中抓山螺蛳。小鱼小虾螃蟹当然是拿回家油炸，而肥肥的山螺蛳则是给家里喂养的鸭子带回去的美餐。吃了山螺蛳的鸭子会下蛋，蛋多，蛋大，人见人爱。老家的屋后，一眼亮汪汪的老井，终年盈满甘甜的井水。一家子淘米、洗菜、洗衣包括洗锄头、镰刀、犁耙等，都是这眼老井供给水源。一眼老井，早已经融入老家的烟火。沿老井旁边，一条羊肠小路直拐进青杠林、包谷林、柑子林，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童话故事，总是吸引着孩子们贪玩好耍的童心童趣。

但，老家是不下雪的。从光着脚丫在小溪河捕捞河鲜时就在想，什么时候我的老家也像别人的老家一样，下一场飘飘扬扬的雪，把山垭口的大路、老房子后面的山坡以及庄稼地里的包包白、莴笋、菠菜、大葱、蒜苗，染得雪白雪白的，那是多么耐看的画面呀。春耕之后，老家飘来的全是清新的泥土香，小小年纪的顽

童们还是在想着下雪的事儿。一晃到了蝉鸣的夏季，火辣辣的太阳没有阻挡下孩子们去青杠林捕知了粘绿蚊的快乐，一支支小竹竿头上裹着的用蜘蛛丝团的小球，非常黏性，成为抓捕知了绿蚊的锐器。由于黏性很大，知了、绿蚊一粘上，就飞不掉、逃不脱。孩子们兴奋至极，笑声在坡上的青杠林里久久回荡。

夏天一过，秋收季节就来了。也许在稻菽千重浪的时候，孩子们是忘记了下雪这码子事儿了。用秸秆做着纸风车，在田坎上撒着欢，跑进金黄色稻田里，跑进山里人家屋顶上黑黢黢圆滚滚的石碾前，看着扬谷的父亲汗流浹背地干着颗粒归仓前的农活儿。

老家的冬天，就好像钉在老屋不走一样，冷得无法形容。寒风，嗖嗖地从小溪河河谷灌进来，在垭口前呜呜地响着，娃儿们的手经不住这样的寒冷，不几天就开了冰口、生了冻疮，小小的手指就像小小的红萝卜，每天晚上不得不用廉价的蚌壳油擦拭消肿祛痛。而天性使然的娃儿们，此刻想起的还是藏在心底的愿望，看一场老家的雪景。缩在蓝色粗麻布铺盖中，眼睛盯着老墙上的一扇木窗，好想看有

白雪白的雪花飘进来，哪怕只有一片、两片，也是童年的莫大欢喜呀。

而，老家的冬天，依然不下雪。第二天天未大亮，盼着看下雪的娃儿们一骨碌翻身起床，穿好棉衣棉裤棉鞋，打开厚重的堂屋大门。随着“吱呀”一声，孩子们挤了出去，径直跑到屋后面堆放草垛的坡地高处，向着旷野搜寻雪花的影子。而雪花没有，有的是一阵一阵的寒意直溜溜灌进孩子们的小脖子里，对面山尖尖上的半轮弯月，还在薄雾将尽中挂着。

没有下雪，难不倒娃儿们的耍法创意。从山坡下来，孩子们惊奇地发现，菜地里包包白青绿硕大的叶子上铺满了或厚或薄的亮晶晶的霜冰，就是气温下降到零度以下的结冰，老家人习惯叫它“凝冰儿”。没有见过下雪的娃儿们一窝蜂扑向菜地，用肿得胖胖的小手收集冰块，在手中不停的玩耍，仿佛这就是老家昨晚下雪带来的一样。那神情，那喜欢，真是溢于言表。玩得兴起，不知道是哪个娃儿开始恶作剧，将透心凉的冰渣忽地放进另外一个娃儿的颈脖里，顺势滑进心里，那股冷呀，把本来就被老家早晨寒风刮得鼻涕连连的孩子冷得一个激灵，“哇”的一声，把手里的冰渣气呼呼地抛向惹事儿的娃儿脸上。一

来二去，孩子们并不生气了，反而在老家的山野间，来了一场欢天喜地的“凝冰儿仗”，我扔你，你扔我，有敌有我，又无敌无我，直到老屋灶房里传来“娃儿们，吃早饭啦”的喊声，娃儿们才偃旗息鼓，带着一身湿漉漉的冰露回家了。可怜那鲜嫩嫩、青绿绿的包包白哟，经孩子们一疯玩一蹂躏，好端端的一地冬白菜，伤残破碎不少。

回到家里的娃儿们，自然免不了被大人一顿呵斥、责骂，好在没有受到皮肉之苦。不待孩子们早餐，大人们已经把“烘笼”加些炭火，递在娃儿们冷得像冰棍儿的手中，让其取暖祛寒。娃儿们一边在“烘笼”上烤火，一边还盯着堂屋外的山峦和乡野，嘴上还自言自语说：“人家的冬天都要下雪，好好看看。下雪吧，我好想看下雪哟。”

老家，终究没有下过雪。但，儿时的冬天童心，一直在垭口的老屋萦绕。那扇老墙上可以看见月亮的木窗，那片菜地里香甜的包包白，那些亮晶晶的凝冰儿，不也是老家冬天的童话故事吗？

不下雪的老家，也是停泊乡愁的许多年许多年以后，依然记忆犹新。

栅子里的打更匠

□ 罗安会

但凡中国古城，几乎都有城墙城池城堡城门；而我老家的古镇老街，则有栅子栅门（寨门）打更匠。无论城墙、城池、还是栅子，都是作防御入侵者之用。

古镇栅子内的打更匠，常年住在三益号栅门旁的“打更堂”。说是堂，不如说是三楼上的一间屋，屋子里一直烟雾缭绕，烧香计时，香味浓郁。打更匠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：值夜班的敲钟人，报时、报平安、报险情。

后来，城墙、城堡栅子、栅门几乎都失去了原来的作用，成了摆设，变成了古迹、旅游景点。但古镇老街的标志性建筑——古栅门，造型简洁美观实用，至今仍存于岁月的风雨中摇曳……

古镇老街足有一公里长，居民不足一万人。放眼望去，巴渝风格民居沿江而建，一串串，一排排的木屋，相互簇拥着；木屋，一根根房梁，一块块木板拼接而成，不少木料已经变色发黄，不知不觉中打上了岁月的印记。木屋犹如链子一样紧密相连；那两排灰瓦串架木板平房；那雕花楼阁、四合小院、中西合璧的木楼，裹挟着一条平整光滑的青石板路，古镇显得那么久远自然；古镇的栅子镶嵌在栏门柱上，默默地证明时光流逝的印记。

记忆中，下午六点，老街六道栅门逐一关闭，以保平安。

老街的栅门，用杂木制成，又厚又重，十分牢固；栅栏门框，用坚硬的青石榫卯结构制作而成。河街下河挑水的石梯步，被脚步磨得十分光滑，石梯中间也磨出凹槽形，栅栏门边的条石，长满青苔，石缝被野生植物覆盖。

一到下午黄昏关栅门时，我们几位小娃儿跟着打更匠屁股跑，看热闹，看关栅门；栅门关上还要用一根厚重的木方卡在门栏两边的石凹槽里，可想而知，这有多么坚不可摧！

晚上九点，“更”声敲响，由远及近，打更匠边敲“更”，边扯起喉咙大吼：“平安无事哟，防火防盗哟！”此时我已进入梦乡……有时，我在朦胧的梦境之中也会听到打更匠那高亢而嘹亮的声音，久远地飘荡在古镇上空。

古时，人们没有钟表，城镇多地设钟鼓楼报时，用“子丑寅卯、辰巳午未、申酉戌亥”十二个时辰计时，每个时辰代表两个小时。打更匠晚上住在“守更堂”，边抽叶子烟，边喝茶水，等待时辰到，从事报时工作。

打更匠的“更”声，从老街闹钟一样准时。晨起（辰时七点）敲更报时后下班休息。下午6点打更匠开始上班关栅门；暮起（酉时，十九点）为“一更”天。打更匠边巡边敲打“梆子”，梆子是老楠竹制作的，中间竹节挖空，竹洞长的声音浑厚，夏天用；竹筒节短的声音清脆悦耳，冬天用。更声起，寂静的小街，声音穿透窗户，进入梦中人的耳畔。

张牛一家在镇上从事打更工作，他哥哥是古镇最后一位打更匠。

张牛说：“我一家人对街上太熟悉了，像老街邮递员一样，家家户户的姓名、工作、人口了如指掌。”他还说，打更要看天气。“下雨时，哥哥和父亲同时值班守夜。夜晚，老街黑黢黢一片，父亲拿着雨伞，手提马灯走在前，哥哥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边走边敲着“梆子”。有月色的夜晚才好呢！哥哥一人上班，敲更从来没有停过。”

我们都喊张牛“张打更”，声喊声应，他从不发火。有时，他带我去他家里玩，他家里，香堆了两大堆，竹梆十多个，他顺手送了一个光亮发黄的“竹梆”给我，我还拿到学校去当起了“打更匠”！

我问张牛：“你父亲、哥哥打更不睡觉吗？”他告诉我，点香计时，要将香横放在架子上，底下放一个金属盘，在香上绑上金属球，当球掉落在金属盘上就会发出“砰”的声，守更人就惊醒了，于是开始周而复始的打更工作。

60年过去了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闹钟座钟手机报时准确无误，故乡的打更匠也淡出人们的生活。从此，夜晚再也听不到清脆的更声了……

竹编人生

□ 何龙飞

竹编，是父母的手艺，充实着他们对美好生活向往、追求的无悔人生。

故乡盛产竹，家家户户都会在地坝边栽竹。竹已成为编箩筐、篾筛、背篾、篾箕、撮箕、甬边等竹具的原材料，成为农家的标志物，成为农二哥的“好伙伴”“好朋友”。

父母和乡亲们一样，格外喜爱竹，不仅因为它是“四君子”之一，品格高雅，备受青睐和赞誉，还因为它的质朴、有用。农家人最讲实惠，最图功用，所以，竹编应运而生，父母也十分喜爱竹编，经常动手制作。

准确点说，父母的竹编手艺没有正式“拜师学艺”，而是在看了邻居竹编的过程后，便悟出了道道，实践一番，有了新的体会。再实践，再总结，再提高，竹编手艺就会了。

父亲是竹编的“主心骨”，缘于他心灵手巧，动作麻利，颇有效率。瞧，春天来了，家里的篾筛坏了，需要编新的篾筛来满足运、栽玉米秧、红薯秧、

水稻秧的需要。

父亲拿起篾刀，来到竹林里，砍断几根较大的青竹，剔去枝叶，扛回去。再划出宽篾片，细篾丝，待用。篾筛条呢？最好的是青桐条。父亲上山砍来，剔净枝叶，弯成“U”形，用篾丝把口子拉紧，保持“U”状。

父亲在青桐条上系好宽篾片，之间保持一定的空隙，然后，以此为基础，系上细篾丝，编啊编，要不了多久，就编到口子了。这时，就需要回篾丝，弄严实。

再用剪刀剪去毛乎乎、特细的篾丝，便更加美观了。至此，篾筛就编成了一只。父亲叹了口气，感到无比的欣慰。

趁热打铁才是真，只因为篾筛要两只两只地编，利于挑运。父亲谙得此理，发挥手脚麻利的优势，如法炮制地又编了一只篾筛。

母亲以为，要编四只篾筛合适，她和父亲分别用篾筛挑运才方便。

父亲觉得母亲的话在理，加班加点地又编了两只篾筛，真让新篾筛派

上了用场，它们在挑运红薯、玉米、稻谷等秧苗过程中功不可没，令父母倍加感激，越来越喜欢实用的篾筛。

夏天，篾筛得编好，以备秋收用。父亲也是先划蔑，备篾块、篾片、篾丝，再把篾块交织固定成篾状，口子用细篾丝拉紧，再把细篾丝从下往上编上去，弄严实。最后，依然回篾、修理一番，篾筛就大功告成。再编一只篾筛，就有一挑了。

撮箕也是秋收装粮食、装猪草的好竹具。父亲忙碌两天后，编出了两只撮箕，他和母亲用起来得心应手，满意极了。

秋冬季，父亲抽空会编背篾、背篾、甬边等竹具来家用。不单父母使用起来舒舒服服，连我和弟弟背背篾上山捞、背干松毛也十分轻松、便利。

为此，父亲常以竹编为由，显得荣光、自豪。母亲见了，心里羡慕不已，在父亲潜移默化影响下，也学会了竹编，编出的各类竹具照样美观、实用，用起来开心不已。

“来个比赛哟！”父亲坐不住了，向

母亲“挑战”。

母亲跃跃欲试，常叫我们当“裁判”，见证她和父亲的竹编竞赛。编啊编，赛啊赛，父母分不出胜负，旗鼓相当，引来我们的喝彩声、赞叹声、掌声，一家人温馨、幸福不已。而父母竹编的劲头更足，大有不编不快乐、编了就惬意之势。

于是，父母迷恋上了竹编，还会编出竹具送给亲朋好友，以浓烈情谊；还会把编出的竹具拿到乡场上卖，以贴补家用或解决我们读书的费用问题；还会适时总结出“竹编，能编出兴趣和爱好，能编出幸福、美好的生活，能编出友情和真爱”的人生感悟。有乡邻来“取经”，父母也会毫不保留地传授，甚至会手把手地教会，令人感激不已。

特别是父母常以“竹编人生”为话题，教导我们好好学习、走好正路，怎能不令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恩呢！

如今，我们有了满意的工作、幸福的家庭，与父老乡亲们一样过上了美好的生活，这正是“竹编人生”的真实写照和回馈啊！

AI QING WEN HUA

创建文明家庭 共建和谐社会

讲文明·树新风
EXPRESS CIVILIZATION BUILDING CREATIONAL EVORIMENT

公益广告
江津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 宣

大江之津 文明之城